

个人意见

她设了个“爱心冰箱”

最近,印度一家餐馆的老板米努·波林做了一件让人感到暖心的事儿:她在自家餐馆外设立了一个“爱心冰箱”——人们可以把吃不完但还保存完好的食物放进去;而那些买不起食物的人则可以从里面免费拿取,以这种方式让那些原本可能被丢掉的食物“物尽其用”。

28岁的波林住在印度科钦市,她从3月23日起,把一个容量420升的大冰箱摆在了自家餐馆外。这个大冰箱不是用来储存她餐馆里的食材,而是为了那些饥肠辘辘的流浪者而设。冰箱24小时可用,也不上锁,任何人都能从里面拿走自己想要的食物。而关于这些人需要食物的原因,波林不会过问。

这个冰箱被波林命名为“善意之树”。她说,自己也是偶然间起了设置“爱心冰箱”的念头。有天晚上,她看到一个老太太在垃圾箱里翻找食物。“那本来应该是人们睡觉的时间,但这位老人只能在这种时候出门找吃的。”而波林开的餐馆每天都会剩下不少东西,她却没法直接把这些送给有需要的人。

因此,波林决定设置一个这样的“中转站”,希望那些可能会浪费食物的人把吃不完的东西放进去,让买不起食物的流浪者或穷人能体面地吃上饭。对于放入冰箱的“剩饭”,她只有两个要求:没有过期,且包装整洁。波林还贴心地准备了便笺纸,让大家在食物旁边写上放入的日期,这样来取东西的人就可以据此判断出这份食物是否新鲜。

不过,这些食物“流通”的速度很快,波林也身体力行,她每天会往冰箱里添加七八十份食物,有时能达到100份。

她的倡议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自从“爱心冰箱”设立以来,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捐赠食物,有人甚至买来食物放进冰箱。但波林不是很赞同购买食物的做法:“这些人当然是好意,但钱是你的,社会资源却是大家的。浪费食物其实就是浪费社会资源,不浪费才是我的目的。”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

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

“首先我得活下来”

自战争爆发以来,整整一代叙利亚人受教育的时间都被剥夺了。该国一度繁盛的学术界也已支离破碎,或被迫转入地下。在国际教育协会(总部位于纽约的一家非营利机构)主席埃兰·古德曼看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近百年来都是“前所未有”的。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前,其高等教育正处于扩展阶段。那时全日制本科生有35万人,授课的讲师以及教授超过8000人。全国超过四分之一的年轻人都将进入大学学习。

然而,五年后,大约2000名学者,还有成千上万名学生,都住进了土耳其和约旦的难民营里,更多人成了流离失所的叙利亚难民。

萨那·穆斯塔法还算比较幸运。她现在在纽约巴德学院上大四,学校给她提供了全额奖学金。她曾是大马士革一所商学院的学生,因2011年参加反政府游行示威被捕。获释后,她得到了位于华盛顿的罗杰·威廉姆斯大学美国-中东交流项目的机会,在2013年夏天前往美国。

提到她的流亡经历,穆斯塔法说:“我本来

一段时间以来,尽管叙利亚难民危机占据了新闻头条,但一个更为隐性,又同样具有灾难性影响的话题却不为人知。叙利亚的年轻一代,在这几年的战火中,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叙利亚 “失去的一代”



▲此前,叙利亚考古学家哈立德·阿萨德因拒绝向“伊斯兰国”透露文物的保存地点而被害。

萨那·穆斯塔法曾因叙利亚危机爆发,一度无法继续学业。

双腿走出来的谷歌街景

谷歌街景最近新增加了150多个关于泰国的壮观景点,让全球的网友可以足不出户就能通过街景看到那些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别样风情。其实,这些美景之所以能“上网”,是一个勇敢执着的小伙子用双腿走出来的。

两年,近50万公里的行程,一个重达18千克的背包,这就是泰国铁人三项运动员潘努蓬·朗萨德“工作”的缩影。在过去两年中,他背着360度全景相机穿过茶园、丛林、古寺和山顶,将泰国各个角落的美景全方位展现在镜头前。

在行程中,朗萨德乘坐过各种交通工具:汽车、火车、船,甚至还骑在大象背上走过一段路程。在一些交通工具难以通行的区域,他不得不背着比自己头顶还要高60厘米的全景相机,徒步行走。“为采集茶园和草莓种植地的风景,他穿破了四双鞋。”谷歌网站在介绍中说,旁边的配图就是朗萨德背着五颜六色的全景相机,站在一个村庄的草莓种植园中。为了把山区村庄的日常生活呈现出来,朗萨德还特地爬到村子旁的山顶俯拍。

因为要拍下清晰的画面,朗萨德必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出门,每天在全景相机没电之前,拍摄六到八小时。对他而言,唯一可以休息的日子就是下雨天。

正是由于朗萨德的努力,人们才能在谷歌街景上看到泰国首都大城府的古寺,素可泰历史公园和著名佛寺柴瓦塔那寺。在那些依靠现代技术手段和谷歌小车无法抵达的角落,是他让我们看到了更多风景。



打算在外面呆两个月,但那时我的父亲在叙利亚被捕了,母亲和两个姐妹也逃往土耳其。我当时已经上到大四了,只剩一个学期就要大学毕业了,但是我没法继续上学,因为首先我得活下来。”

“我试图找个落脚处,只要能睡觉就行,我希望得到政治庇护。”她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一年换了9个住处。“我经常睡沙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床。我不认识任何人,也没钱——说真的,我一无所有。”

学生和教授被拉去参军

“就算在伊拉克,尽管爆发了动乱,或者有教授被刺杀,但很多大学都尽力维持运营,许多学生也在继续学习。”古德曼说。但在叙利亚,大学校园常常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而被摧毁。

塔拉勒·阿尔·梅尼博士目前是剑桥大学的一名神经系统科学家,他在2011年离开了叙利亚。“作为一个叙利亚人,我只想谈事态发展失去了控制……但我不想指责任何人。”

“我想还是有数量可观的学者能够支持叙利亚人的,但并不是只靠学者就够了,还存在很多阻碍。我们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已经虚度了好几年的光阴。这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说起以前的学校,梅尼听说,那里到处都是告密者。“它再也不是个搞学术的地方了。”

另外一名在英国高校工作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叙利亚学者说,阿勒颇大学已经不成样子了,“没有电,没有水,但是他们已经尽力了。”教师人数从60人锐减到10人,大部分男学生都被迫参军。

英国救助冒险学者委员会的执行理事史蒂文·华兹华斯说,教授去上个班也变得很危险:“他们要经过多个检查站,那里由各路民兵把持。教授们会遭遇抢劫,被拖走参军,或者无端挨打。”

高等教育关乎战后重建

英国救助冒险学者委员会和英国的113所大学建立了联系,他们向叙利亚学者提供支持,包括生活费和费用减免。2015年,相关资助

超过200万英镑。

“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在帮助的叙利亚人都想回到故乡,寻找时机,帮忙重建社会。”华兹华斯说,“几年前,伊拉克也经历了类似的事,后来90%的学者都回去了。”

然而,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掌控局势后,那些回国的伊拉克学者又不得不选择再次离开。

2015年,81岁的叙利亚考古学家哈立德·阿萨德因拒绝向“伊斯兰国”透露文物的保存地点,而被斩首示众。在伊拉克,教授被刺杀的事件也屡见不鲜。这些都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学者们艰难处境的关注。

华兹华斯说:“高等教育是份国际事业,我们有责任去保护我们的同行。”古德曼介绍,国际社会也是近期才开始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高等教育是社会修复和战后重建的一部分。

学者救助反遭质疑

给予无家可归的叙利亚学者最大帮助的是德国。2014年,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获得了政府资助的780万欧元,用于提供200份奖学金。随后,这里收到了超过5000份申请,其中一半来自叙利亚。

国际教育协会和芬兰政府促进国际流动中心也已经启动相关计划,帮助叙利亚学者在芬兰的大学里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但是选择候选人很困难。“这个过程很有挑战性,也很敏感。”国际教育协会学者救助基金副主任詹姆斯·金说。每位申请人需要提供个人简历、相关材料和已发表作品——但对许多人来说,要满足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文件要么丢失了,要么被扣留,相关证明人也可能被敌对组织堵上了嘴。

而且,随着难民问题引发的政治争论越来越多,救助学者的行动变得越来越困难。当其他难民的命运掌握在人贩子手里时,救助学者是否合理也会遭人质疑。

“我们需要改变观念……难民可能会在难民营里度过好多年,让一代人都在接受不到教育的难民营里长大,是件危险的事。”古德曼说。